

星期日

文學

壹

蘇童在香港

《星期日文學》創刊，一開四版。

第一輯，專訪當代華文作家，引入各藝術形式，演繹作家精選作品。

創刊專訪作家為蘇童。著名香港作家黃淑嫻，相約蘇童在荔枝角，

談蘇童在香港生活的片段，談創作，談美食，也談文學之用。

明報

統籌：冼偉強、袁兆昌 / 圖：Slava Nesterov / 電郵：Literature@mingpao.com



與蘇童在荔枝角吃西班牙菜

蘇童站在荔枝角的街頭，雙手拿着報紙，四周是灰暗的舊式工廠大廈，他正集中精神看報，眼鏡掛在頭上，沒有察覺到我們在對面向他揮手。他樸素的衣著，巧合地，配合這城市變得低調的顏色，他彷彿已經站在這裏很久很久……

駐校作家，這次是科技大學邀請他來講學，前後住在九龍的東邊與西邊，走過香港大街小巷，喜歡乘坐巴士，難怪他笑稱自己是「老香港」了。這個晚上，我和他來到這個在中心以外的餐館，還有魏艷博士和蕭欣浩博士，大家都是愛文學愛生活的朋友。

文學獎的中山裝：蘇童的小說

蘇童最近以長篇小說《黃雀記》（2013）摘下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內地傳媒稱這是歷來比拚最激烈的茅盾獎，其他得獎的中國作家包括格非、王蒙、李佩甫、金宇澄。蘇童坐下來，一如以往，仔細的研究酒牌，當有新發現的時候，總會興奮的跟我們講解。他口裏沒有半點談到得獎的事情，反而是我們這群香港人「百厭」，話題跳到他在頒獎典禮上穿的中山裝，氣氛突然熱鬧起來。

蘇：我很多朋友都覺得很震撼，見到我穿中山裝。
黃：確是震撼，你一般都只是穿T-shirt著牛仔褲。但你上台的時候，把中山裝的鈕扣都打開了，這不是正規的穿法。
童：這套中山裝我買了幾年了，既然大會的規矩是正穿，我就拿出來穿一穿，現在那間公司也倒閉了。
黃：你在得獎感言中提到「看」的問題，這一點我特別有興趣。你提到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 Saramago），例如小說《盲流感》（Blindness）對看見和看不見的意義寫得很深入。你認為好的觀察者都有「曹雪芹的眼睛」、「托爾斯泰的眼睛」……

蘇：是的，薩拉馬戈曾經在書序中寫到「你若能看見就要仔細地看，你若能仔細地看就要仔細地觀察」，我覺得能夠仔細地看是很重要的。我想仔細的觀察這個中國社會，通過觀察而判斷。另一方面，作家同時也被別人看的、被別人觀察的，我很高興我的作品被看到了。

黃：《黃雀記》中的幾個人物的命運，給人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罪與罰》，不是情節的相像，而是小說中那種對罪與罰的觀念。
蘇：我寫的時候，沒有想到，是後來被問到的時候才發現的。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的故事很難搬到當代中國社會來，但《罪與罰》是可以的。

黃：不光是你，近年活地·阿倫（Woody Allen）的電影《迷失決勝分》（Match Point）和剛上映的《情迷失控點》（Irrational Man）都明顯看到《罪與罰》的影子。這部寫



左起：蘇童、黃淑嫻、魏艷、蕭欣浩，共嘗西班牙菜

於百多年前的小說仍充滿着魅力。
魏：在中國現當代小說的脈絡中，有一些作品是以舞蹈作為內容和表達形式的，例如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你說過《黃雀記》的原名是《小拉》，我覺得小說運用小拉這舞蹈是成功的，可以串連起三個主角的關係，而且是小說的結構。
蘇：哈哈，你是南京人，很自然會注意到小拉。小拉在八十年代的南京很流行，它是美國傳過來的舞蹈，又稱水兵舞。以前，一般被視為不三不四的舞蹈，不正經，但我挺喜歡的。小拉是男性主導的舞蹈，可以換舞伴的，曖昧的，帶出人與人的關係。

黃：你認為作家與時代的關係是什麼？你一般的中長篇小說的背景都不是處於當下的。
蘇：有些作家和現實的關係是緊的，有些是鬆的，我是屬於後者吧。小說要在當下寫當下，是很難成功的，我們大概需要十年、二十年的距離，才能夠看清楚事情。我寫人的複雜性，我的小說不一定是正面解決時代的問題；但是《黃雀記》是從八〇年代寫到當下的，因為我覺得白小姐這個角色是必須走進現在的環境才有意思。
黃：你對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作品有什麼看法？

蘇：我覺得她的獲獎是意義重大的，尤其是關於文學與時代的關係，純粹虛構的作品，對於探討社會問題是「慢三拍」的，她是一個記者出身，她的書寫形式可能更有效的呈現社會狀況。

我記得讀書的時候看蘇童的名作《妻妾成群》（1989），那時候也斯在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大紅燈籠高高掛》的電影改編。當時看完小說以後，我第一個想法是作者肯定是一個頗老的老人家。現在回想，不是因為小說的背景讓我有這樣的想法，而是作者對人的理解是相當成熟的。《妻妾成群》為我的成長帶來一個重要的啟示：表面上對你特別好的人，不一定是真的對你好。那個偽善的太太一直留在我腦海中，到了社會工作後，果然見到不少這樣的人。蘇童發表《妻妾成群》的時候是二十七歲，這離他成為頗老的老人家，還有很遠的路呢！

香港的讀者可能比較熟悉他的中長篇小說，例如《妻妾成群》、《婦女生活》（1990）、《紅粉》（1991）、《我的帝王生涯》（1992）、《河岸》（2009）和《黃雀記》等，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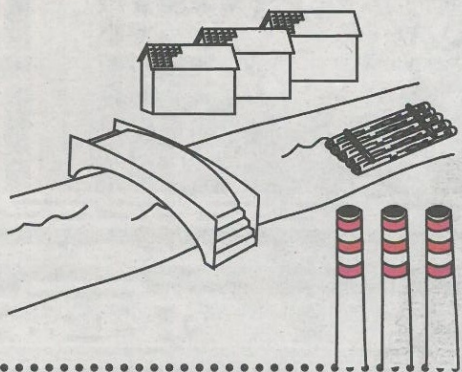
中學時代了，那時我穿著藍色或灰色的中山裝，據說是老氣橫秋的。當了學生幹部卻缺乏應有的能力。功課不錯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師賞識，經常被推薦參加競賽或展覽什麼的，使虛榮心得到滿足。放學後開始寫詩，吟誦我家後窗外那條黑不溜秋的小河。還寫了一篇散文寄給報社，天天注意那家報紙，這樣煎熬了半個月，散文被退回來了。



香椿樹街

整理：趙曉彤

編按：蘇童的多部作品裏，經常出現「香椿樹街」——一個有故事的地方，卻不曾有圖像輔之。本版整理小說裏的故事，撮寫小說片段，由插畫師繪圖，為讀者呈現香椿樹街圖與文。據蘇童在小說裏的描述，香椿樹街是一條南方的窮街陋巷，蒼蠅在街上飛來飛去，房屋灰黑而破舊。街旁是一條二十米寬的河，河岸兩側停泊着木排和竹排，河水極髒，會飄過垃圾以及人與動物的屍體。附近還有三支化工廠的大煙囪，噴得整個天空都是工業油煙。



和尚橋：在《南方的墮落》裏，傳說梅家茶館的一位奶奶奶在老年時愛上了河流對岸的一位老和尚，老和尚每晚都泅水而來，身體冰冷得像河水一樣，奶奶便用身體把他焐熱，她漸漸凍出病來，她那孝順的縣令兒子為表孝心，便修築了這道橋。

梅家茶館：在《南方的墮落》裏，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梅家茶館，是街上閒言雜語的中心。梅氏族人一直住在茶館樓上，來到金文凱是最後一代之了，他沒有子嗣，而遺孀姚碧珍的情夫李昌在金文凱生前已搬了進來。後來又住進一個鄉下女孩紅菱，她有了父親的孩子，來香椿樹街墮胎；她為了五塊錢而把身世告訴姚碧珍，她的身世轉瞬成爲街上人所共知的笑話。後來她自稱懷了李昌的孩子，在睡夢中被李昌扔到河裏殺掉。

香椿樹街十八號：在《舒家兄弟》裏，這裏的上層住着舒家：老舒、舒工、舒農與母親；下層住着林家：老林、涵麗，涵貞與母親。涵麗對老林非常孝順，這令她獲得街上的好名聲。後來她發現老舒與她母親偷情，街上的人甚至議論說：「林家的小姐妹倆都是老舒生的！」爲了報復，她跟舒工走在一起，後來因懷孕而與舒工投河自盡，她死了，舒工活了下來。饑餓的涵貞被糖果店老闆強姦。同樣發現老舒姦情的舒農，打算把哥哥與父親燒死。

紅桑的家：在《西窗》裏，十四歲女孩紅桑告訴「我」，街上的好好先生老邱偷看她洗澡，這件事得到與她相依爲命的祖母的許可，條件是每次收取一塊錢。紅桑要「我」保密，我卻把事情說了出去，成爲香椿街上的傳聞。大家都覺得紅桑年紀少便愛說謊，腦子肯定有毛病。後來紅桑消失，有人說她溺水而死，也有人說她是被賣給一艘過路的貨船。

少少都跟電影改編有關係，但我最喜歡的還是他富實驗性的短篇小說，無論是藝術性和社會性都是極高水準的作品。去年在《明報·世紀版》的訪談中，我們會集中討論這方面的創作。他的短篇小說如《木殼收音機》（1991）、《蝴蝶與棋》（1996）、《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1997）、《神女峰》（1997）、《水鬼》（1999）、《你丈夫是幹什麼的》（1999）、《傘》（2001）、《白雪豬頭》（2002）、《垂楊柳》（2003）、《堂兄弟》（2004）、《私宴》（2004）、《拾嬰記》（2006）和《香草堂》（2010）等都是經典作品，非常精彩，結合了意象、情節和結構的鋪陳，充分發揮了短篇小說的好處，深刻反思中國社會問題。最近我認識了內地研究蘇童的專家張學昕教授，他也來了香港當訪問學人。他的新書《蘇童文學年譜》（復旦大學，2015）詳細記錄了蘇童從一九六三年到二〇一四年的出版和與文學有關的資料，非常值得參考。他跟我說他準備寫蘇童的傳記，這是我們期待的。

童言童語：蘇童的散文

我們點了一些西班牙的 tapas。首先來了一碟嬌貴的、雅緻的紅蝦薄片，燈光暗一點也看不到它的存在，蘇童說「不忍心吃它」，大家都笑起來。一邊吃，一邊談，不知道爲何，我們的話題扯到旅遊上。我說我在九〇年代初去過前東德的一個城市，走進一座殘破的酒店，向櫃台的小姐說想訂房間，然後迎面而來的是一個社會主義式的表情，冷酷但不失真誠。在殖民地長大的我，一直不能忘記這個我當時不能定位的表情。我說這個城市是萊比錫（Leipzig）。

蘇：你說萊比錫，我在二〇〇七年去過三個月，是當駐市作家，我在這個時候開始寫《河岸》的。

黃：對了，我記得你寫過一系列有關萊比錫的遊記。我特別喜歡你寫到舊城的有軌電車。你說「這些詞彙本來離你很遠了，但突然你遭遇了某一時刻，那三個詞彙同時出現，像三個失蹤的孩子，他們向你跑來，幾乎帶着一種魅力的力量」，這三個詞彙就是樸拙、懷舊和抒情。你的文字正好表達了我第一次在歐洲看到有軌電車的享受。

蘇：我在那時候去過一些歐洲的城市和小鎮，印象很深刻，例如吸血殭屍的城堡。有一個地方現在連名字也想不起來了，是一個小鎮。我住進一間小旅館，走上房間，打開窗戶，然後就在這一刻，我看到對面餐廳的食客一同轉過頭來望着我，然後很高興的向我鼓掌。後來我才發現這個旅館已經很久沒有人入住，這裏是一個鬼城。

我們對歐洲的文化都感興趣，蘇童到過很多外國地方，盛載人生經驗，他喜歡跟朋友分享他的遊歷心得。有趣的是，他不像一些作家，例如村上春樹等，喜歡把自己的生活寫進小說中。他是有意識地把生活和創作分開的。蘇童對於當下社會和生活的一些直接的感受，我們只能夠從他相對少數的散文作品中看到。在散文集《散文的航行》（2004）中，有一篇頗有趣的文章名爲《你爲什麼對我感到失望》。他寫到一些讀者見了他真人以後，感到失望。他最初很困惑，好像是自己的錯失，但最後想明白了，一些讀者對他預設了某些期望，而他本人並不是這樣，但他總不能夠按着別人的期望來生活的。這篇散文很「老實」，蘇童寫到這些令他難堪的事情，還以幽默的筆調自嘲一下，這些富生活感的散文，他已經很少寫了。

與蘇童的當下

蘇：我不是一個酒鬼，我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黃：這一點我絕對不懷疑。

蘇：我寫作的時候是不喝酒的。
魏：你在什麼時候遇上人生的第一瓶紅酒？

蘇：那我不記得，我只記得我人生如何遇上第一瓶好的紅酒，說起來，這是與香港有關的。我有一個親戚在香港買了一瓶四百多圓的紅酒給我，我當時覺得很貴，但喝下去，真的很好，印象深刻，是法國右岸一級酒莊的酒，從此我喜歡了紅酒。

蕭：你喜歡吃東西，也寫過不少有關食物的小說，在未來還有這方面的寫作計劃嗎？

蘇：我正在構思一個小說，是關於我父親的。他以前是一個小幹部，我記得小時候他帶我到過一個地方，那裏有水圍着的。我在想像，如果有一群美食家因爲某些原因而不能離開這個地方，只能夠吃地衣維生，但在外表上又想保持生活的原狀，這將會是怎樣的生存狀態？

黃：你會經告訴我，你喜歡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一張日常生活的照片，他穿著粗糙的工作服，一點也不像作家，更像農民。

蘇：是的，我喜歡這個狀態。我的家裏也種了不少花草。在家的時候，我花很多時間在種植上，每天手腳腳都會弄得很髒的。

黃：你認爲文學有用嗎？

蘇：我相信對少數人是有用的。文學有一種能量，讓我們發現自己。對於讀者，作者不可能是太陽，充其量只是路燈。我們都是病人，寫小說也好，讀小說也好，好像是要找出自己的疾病何在。人生是一個病歷表，小說好像是一個病情報告。寫小說是有意思的，但我不是救世主，我也是一個病人。

黃：那請問你這個病人怕死嗎？你喜歡抽煙、喜歡喝酒、又失眠，你擁有所有發病的絕佳條件。
蘇：哈哈，你一點，我倒不怕。

西班牙菜總不能沒有燒乳豬和海鮮飯的，蘇童似乎喜歡燒乳豬多一點。他不喜歡甜的東西，所以只是淺嘗 sangria。跟蘇童做訪問，有一點難度，就是要保持清醒，是訓練酒量的好機會。我們一邊吃，一邊喝，一邊談，忘記哪一句是訪問，哪一句是閒談。然而，我相信我們是處於最舒服的訪問狀態，把想問的及想答的都很自然的說出來。回到家裏，看回自己的筆記，有時真的看不清自己在寫什麼，但感覺很快會帶我們走回那個晚上的當下，一陣清涼的微風吹過，一切又在眼前。

作者爲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蘇童在香港街頭

編按：蘇童作品經張藝謀的導演筒，發出的聲音更響亮，展現的畫面更光芒。回顧十數年蘇童作品在電影與舞台上的跨界呈現，各有精彩。《星期日文學》設「文學·對話」欄目，邀請國際知名畫家周俊輝再現蘇童，並設「文學·跨界」欄目，訪問香港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金瑤，談談當年參演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如何思考蘇童小說。

●文學·對話 周俊輝創作



周俊輝：大紅燈籠高高掛「就這麼活吧」
100cm (H) × 150cm (W)
塑膠彩布本，2015

管他像什麼呢，就這麼活吧
Why should you think about what people are like? Just go on living

●文學·越界 專訪金瑤

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分別於一九九一年及二〇〇一年獲張藝謀改編為電影及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小說由「四太太」陳蓮花被抬進陳家花園時候是十九歲，講述陳蓮花因父親自殺而被繼母「賣」到富翁陳佐千家裏當四太太，終日與其他三位太太爭寵。一九九一年，小說搬上了大銀幕，由鞏俐飾演四太太，原本在小裏說分量頗重的四太太角色被弱化，只餘三位太太在爭寵，電影又加入了「大紅燈籠」來象徵陳佐千的寵幸，他當晚要在誰的房間過夜，誰人房間的燈籠便全被點亮，並可享受僕人的尊敬與服侍。電影又加入了一個小說沒有情節：四太太為求點燈而假裝懷孕，最後被揭穿，陳佐千憤然封燈，失意的四太太站在城樓俯瞰宏偉卻冷清的大宅，道：「在這屋裏人算個什麼東西？像狗，像貓，像耗子，什麼都像，就是不像人！」三太太上前安慰她說：「管它像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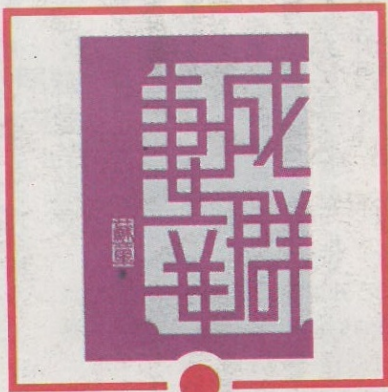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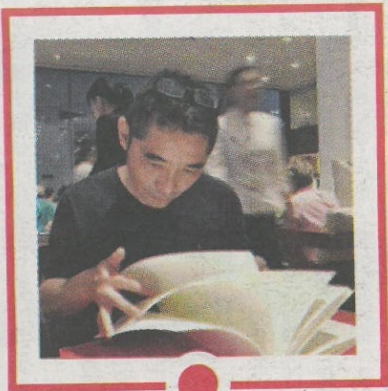
就這麼活吧。」

來到二〇〇一年，張藝謀又再將小說改編為芭蕾舞劇，負責演出的是中央芭蕾舞團。此劇於二〇〇一年五月在北京首演，往後幾年會到世界各地巡迴演出，大紅燈籠仍是舞台上的主要元素，而四太太則消失了，餘下三位太太爭寵。現任香港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金瑤，當年曾參演此劇，更說這是她最難忘的演出經驗，「因為這不是傳統芭蕾舞劇目，而是原創的、從頭到尾由團隊編排的新劇目。平日我們不會見到寫劇本的人，但這次演



金瑤

出卻是常常聽張藝謀導演講解劇本編排及舞台設計，演員在消化角色後，更要自行編一段舞，這對我來說是頗大的挑戰」。她非常喜歡自己飾演的角色二太太，「因為角色寫得非常飽滿，她對丈夫從愛到怨到寬恕——從她嫁進來的得寵，到失寵，到嫉妒四太太，揭發四太太偷情、以為可以重獲寵幸，卻被打進地牢，再到上刑場時的懺悔與和解，令我覺得整個角色都很有爆發力，很有發揮空間」。她特別難忘其中兩場舞，一場是長達八分鐘的獨舞，她要不斷摔破大紅燈籠，另一場是不斷下跪、乞求四太太與情夫的原諒，「每場演出後，我都發覺自己的膝蓋在流血，演出時候情緒高漲沒感覺，下台後就覺得很痛。」



《妻妾成群》

●文學·info 蘇童

江蘇蘇州人，一九六三年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南京《鍾山》雜誌編輯，現為專業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傷心的舞蹈》、《南方的墮落》、《一個朋友在路上》、《十一擊》、《把你的腳網起來》，中篇小說集《妻妾成群》、《紅粉》、《離婚指南》、《刺青時代》，長篇小說《我的帝王生涯》、



《黃雀記》

《武則天》、《城北地帶》、《蛇為什麼會飛》、《碧奴》、《河岸》等。《妻妾成群》曾被導演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獲獎無數，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日韓等文字，《河岸》獲第三屆曼布克亞洲文學獎。《黃雀記》為其最新長篇小說。曾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傑出作家獎、茅盾文學獎等。